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五　　宋　時瀾　撰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之言尊而不親族黨之言親而不尊故嚴厲者少潤澤而昵愛者多姑息是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惓惓尤致意於壽夭之際是合師長族黨之論萃為一書入之者深而開之者至信乎其為百代之元龜也

周公作無逸

周公遭變作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而無逸之作亦在於遷洛還政之後其時蓋相先後也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

聞知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矣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或利而為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周公之於篇首歎息而言之所以期於成王者不薄矣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

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盖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宫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彼本非有意虐民實未嘗知民之所恃以為生者乃在於是也成王生於深宫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為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

必非此論啓之也周公既儆成王復引閭里近事明之相視閭里小人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縱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此流染已深之驗也既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變文曰既謂已至誕妄之地則無復可救矣惡至於此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徒自若耳自以為黠而反以老成為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

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為田舍翁乎周公之訓委曲至此此乃親戚之情話入人之最深者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既論無逸之理復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嘆息

而謂之我聞盖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恭寅畏盖中宗無逸之實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内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故祗

懼而不敢荒怠宴安蓋深知民之可畏而深識治民之果難也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彊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内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待言凡此皆敬之力而壽之理也自此而下至於文王其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發也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言其未踐

位之前備嘗勞苦親與小人游處小人之艱難盡知之矣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者蓋前日親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之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治聖賢之君未必盡然故謂之乃或是或一道也言乃雍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三年不言臣下想望一言之發而得傳說四海之内咸仰其德是言發之後人情無不雍和而嘉靖無怨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徒休息之謂

蓋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高惠文景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安得所謂嘉靖乎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享國五十有九年於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咸和萬民亦是意也祖甲即太甲也不義惟王舊為小人者其始不義習與性成是所謂不義惟王也欲敗度縱敗禮是未居桐宮

之前舊為小人之行也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言其思庸而復即王位困心衡慮深知小人之依故能保養惠愛庶民雖鰥寡之微亦不敢侮懲其慢之深故操其敬之力也太甲世次蓋在中宗高宗之前此以享國多寡為次也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無逸之反也惟其生則逸故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使其知之聞之其敢安於耽樂乎耽樂之極伐性喪生無所

不至故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又歷數悉陳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深警成王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大抵守身之本自天子至於庶人惟先知自愛不失其身然後萬事自此次第而舉起其敬而收其肆者莫大於是此則周公忠愛拳拳之意也商去周未遠故周公以成王耳目所接者言之獨稱三君者中宗嚴恭寅畏不言所因則幾於生而知之者也高宗舊勞于外由經履歷涉而後成德則學

而知之者也祖甲舊為不義則困而知之者也人之品學之等無出此三者舉此三君其義已備不必復廣引非有所去取也其論逸王則從其多者而槩言之亦非謂三君之後其君皆逸以意逆志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民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商周猶異世也文王則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其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祗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

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用力於是也則其力果安所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徽柔蓋柔之徽美者也懿恭蓋恭之淵懿者也始從事於無逸者柔巽恭謹不謂之柔恭則不可其視徽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非文王之聖莫能與此也

文王以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鮮鰥寡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於民言小者苟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懐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痡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戞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道未見之心勤且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立政

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之逸豈相為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逸之中有至勞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者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則以是為耽樂固文王所不為也不曰不為而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田之簡則可知百用之約既無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

一毫之加也文王為西伯所統之庻邦盖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其来舊矣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如敦儉素重農畒恤困窮勤政事戒佚遊防横斂大畧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然亦使成王知文王憂勤如此終享百年之壽則導訣之説謂勤政則傷生者亦不足信也以此防民後世猶有妄為文王憂勤損壽之説以啓人主放

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為人君者所不能無也特不

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駸駸入於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絶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横歛必先絶横歛之源觀逸遊田者横歛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横歛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

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矣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者塞其逸樂之源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則自一日而至於二日自二日或至於終身不反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遑暇曰今日耽樂當此之時既已盡失天人之心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是人也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

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葢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茍開其一日之樂以為無傷逮其既甞此味則浸深浸溺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羞比之况當時夷滅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以謂茍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必至於為紂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葢原逸樂之始使之深絶其微無若殷王受之迷亂葢要逸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

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巳巍巍乎其大

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沖之孺子豈可少此乎此無逸之書所為作也邪正相為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説何自而投隙乎故民無或敢相譸張詭誕為幻惑以亂主聽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者言人主此時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乃乘隙以邪説訓之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掃除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進其説乎彼

固有所窺而動也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者先王之正刑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則而小人之陵僭者則甚不樂也省刑罰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薄賦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殄滅之而後慊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為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曰殆哉此蓋消長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

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知而弗去所以為智之實不蹈其哲則去之者也非

智之實也故周公稱三宗文王之哲必以迪哲言之謂允蹈其知而弗去也曷為而知三宗文王允蹈其知而弗去也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孰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哉及謗讟入于耳激於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肆其忿戾無所不至是非能蹈其平日所知者也惟文王三宗則不然厥或告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大自敬德益修其所未至其所誣毀之愆過安而受之曰我之愆信若是欣然不怒不止

於不敢藏怒而已盖初無怒之可藏也如上所陳方未遇怨詈未見誣毀之時豈不知此為美哉至於身當怨詈誣毀之際能蹈其所知者惟三宗文王為然斯所以為迪哲也深味三宗文王之聞怨詈其功益新其心益平聖學之緝熈君道之廣大斷可識矣成王與後嗣王若此其不聽不思三宗文王之迪哲人乃或譸張為幻造飛語以惑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不能不信之則以為果若是不永念其為君徧覆包

含之道不寛綽洪裕其心以其譸張無根之說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遠近小大萬有不同而其怨則有同皆叢集於一人之身其何以當之哉兩章皆言此厥不聽葢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雖幽厲之主豈不知眇然一身不能勝億兆人之怨哉惟其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普天同怨無所避之葢亦謹之於聽受之初乎周公

教戒既畢復歎息而使嗣王監于兹者蓋一篇之訓深切至到欲其永監于此也無逸之篇七更端每以嗚呼發之蓋深嗟永歎其意在於言語之外也始以逸豫為戒終則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其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也苟不幸而有是病其趨於逸豫如水之就下而逸豫者亦所以生是病也故以是而終無逸之義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王國梁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六　　宋　時瀾　撰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不疑周公前輩辨之悉矣於其盛滿而欲去周公反覆留之不遺餘力後世權位相軋之際排之使去則多有之挽之使留蓋亦鮮矣周公固不可以後世論也然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閒世主所當深察也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成功不可居也洛邑成而周公告歸蓋與召公同心也已而成王盡禮以留之周公既幡然而改矣而召公猶守前日欲退之心未改也故於師保左右輔相之任則不說焉周公乃作此書反覆開諭挽留之於是始為周公留周公聖人也視周公以為去就可以不差也召公於吾心之未諭未嘗以周公留而我亦

留不苟於隨如此及其既諭也非特暫留於一時相成王又相康王身任托孤寄命之責而不辭蓋有味於周公之言矣惟其重於隨所以篤於信也嗚呼斯其所以為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

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以名相命周初葢猶質也殷之喪亂自後世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福也多士告殷民而曰弗弔則憫勞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周家大臣自相與語亦首曰弗弔葢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喪亂又不

幸而任此責豈其所樂哉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其何以承之乎我不敢知曰其基業永可保信期於休戚惟順天則庶乎輔成我之誠恍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而自弃於不可為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彊謂厥基永孚于休恃而不修者也意天之必福已者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彊者也意天之必禍已者也天無必必非天也必之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

天豈敢計禍福必之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
復嘆息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召公已嘗曰是在
我矣我亦如召公之意不敢自惰而安于上帝之命
盍相與悉心而奉天曷為遽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
召誥言天屢云我不敢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則召公
前日之言可推矣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
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
不知者周公告召公苟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

曰我民無怨尤違戾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它日之事則惟它日之人在我後嗣子孫之側者自任其責召公之意雖若此如萬一後嗣大不能恭敬上下驕慢侈肆遏絶佚墜祖宗之光明則宗臣之義可云我在家而不知乎固不得以既退而逃其責也曷若今相與勉留而扶持之乎天命不易天難諶者不易蓋天命之理天命至公不可攀援不可倚著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慄慄若隕深淵者也

驗吾心操舍之際則知之矣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天言之則曰難諶易而信之則未嘗知所謂不易者也乃其墜天之命則其亡忽焉不能少經歷歳時斯其所以為不易難諶也其可謂天命既固而不扶持之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於我沖子者既言天命難保又言保祖宗之業者責實在於周公前人文武也恭明德恭承文武之明德也是責雖在我我豈能自有所為哉

不過啓迪開導前人文武之光明施於我幼沖之成王而已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也玩非克有正之辭則周公退托求助於召公之意在其中矣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者凡分章皆更端又曰則紀其語之既終復續形容議論之起伏并與精神而寫之者也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於文王

所受之命也徒信天而不知反求則以天為在外信文王所以得天者是則信天之實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求天者莫親於文王也言此者所以繹迪前人光之意而終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之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言其通於天也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言其通於帝也自其徧覆包含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

天譬則性帝譬則心初非二也凡書之或稱天或稱
帝各隨所指非有所輕重至於此章對言之則見聖
賢之分焉格于上帝猶以存主者言之也至於格于
皇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矣雖然太甲之保
衡即前日之伊尹也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
帝何也非伊尹之治化不若前日太甲則不若湯也
伊尹之於太甲亦未甞以其不若湯降一等而自貶
也咸有一德之篇固以湯期太甲其未入聖域未格

皇天蓋太甲之責也巫咸亦太戊之輔相也不置之伊陟臣扈之列止言其乂王家何也咸之為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藴猶有愧於二臣也祖乙之有巫賢武丁之有甘盤不言其治功髙下者蓋周公之論本非為方人而發成湯與太甲太戊致治有聖賢之異其辭不得而同伊尹於成湯太甲所事有前後之異其辭不得而同巫咸與伊陟臣扈並時有優劣之異其辭不得而同若巫賢甘盤各著聲烈於一朝無所疑

混固不必銖銖而較之也巫咸之事不見於經矣武丁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而四海仰德實傳說之力舍說而舉盤者蓋盤源也說委也先河後海之意也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者言是六臣率循深惟此道而勲名各有陳列布在天下故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序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鼎俎莫不配天之數然則配天之禮蓋天子之禮也自湯以諸侯升而用天子之禮久

而不墜實六臣之力也六臣所率惟者皆此道而心之所至則有差焉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而終之以是則同亦此意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者命而曰純言其眷命之甚篤也眷命之甚篤則以商家富實百姓厚於民故天亦厚之也是蓋六臣深知根本之所在而祈天永命也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者王人王也六臣格其君心其王罔不秉君德於上明恤猶顯比之謂蓋顯然以至公拊恤天下在

内則逮卑賤之小臣在外則逮於藩屏之侯甸内言小臣極其目也外言侯甸舉其綱也恩意浹洽於内外公平周溥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昵小臣優伶僕隷光寵赫弈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貳于虢者邱之非不深可以謂之明恤乎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者言君固秉德況凡奔走在列者惟此之故惟德之稱以用乂其君君德成就彰信兆民凡有所為

於四方安得不如卜筮之神民罔不信乎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下實其民上格其君又號召天下之賢俊使朝夕以道德之言涵浸薰陶以底於罔不是孚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大臣之職業如此名公不景行行止而遽言退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

私壽惟其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平則常永悠久有壽之道壽其當壽無所加損斯其所以為天也斯其所以保乂安治而壽有殷之祚者也前章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盡其職不虧不偏蓋平格之實也天之保乂有殷如此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曾不賴前人而免焉葢見天之無私壽也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者周公言天命之無常而歸重於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基業之

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曾不以私壽之况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者乎汝召公勉留而為周家永久之念則有固命矣國命之固不固惟繫於召公念之永不永其忍不為此而留哉召公而永念則天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

翔其間而身履者也故周公復舉其親見者以警之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以集大命於其躬德成則命集德者命之實命者德之致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密察之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蓋所以申勸文王之德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密察緝熙是乃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詔之者也文王既集大命則任

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和於諸夏以盡其職分太和雖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為天下宗主窮凶極虐戾氣充塞而和則憖矣修而復之實文王責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則修和之實也所謂修和蓋本於割申勸以修已之和推而放之於諸夏也尚克者望道未之見之心也如曰已克則豈所謂純亦不已乎文王之所以内進厥德外和有夏合内外之道者蓋亦有賢哲之輔焉號叔閎夭

散宜生泰顛南宫括是五臣者皆胥附先後以輔文王可謂盛矣文王猶歉然未足復曰人材之少無能往来君民之間以迪導常教於下者故文王自視蔑有少德降于國人賢已衆而視之若寡德已盛而視之若無此乃純亦不已之心也想召公聞此言反視已之功業眇然一羽之在太空敢自謂成而欲去乎文王既不已如此亦惟五臣者純一佐佑秉德不移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顯其君而受殷命故曰乃惟

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迪見者蹈履而實見非小知之窺測也冒聞者覆冒而徧聞非一事之感格也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孔氏謂虢叔先没意其或有所傳歟武王繼世文王五臣雖一人先没惟此四人者尚蹈有禄位蓋言賴故老之猶存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者言四人後與武王大將天討虔劉其敵蓋言其集大勲也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者既集大勲遂顯其

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言其達聲教于四海也造端於文王故論其原成終於武王故論其效固相為終始也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預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畧隨意而言主於留召公而非欲為人物之評也文武君臣於天人之際佑曰純佑知曰迪知見曰迪見聞曰冒聞將曰誕將稱曰單稱凡皆致其一知其至大其用極其效非若後世乍出乍入安於小成者之為也今在予小子

旦若游大川予往曁汝奭其濟者周公言今兩聖五賢之責皆在我之一身懼不能勝若游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求助之切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者此小子乃指成王言成王雖已親政然幼沖小子未知艱難政當同未在位之時而盡瘁扶持之不可以成王既在位而大責我以當去也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者言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勗勉

成王之所不逮以耆老爲德高視遠引不降心而屈留則周家之治可憂矣鳴鳥盖是時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卷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周公謂召公若收斂以老成自居不屑國事則我豈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復聞其鳴况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自後世觀之天下可無召公不可無周公而周公於召公之去反惴惴然惟恐其不留焉斯周公之所以爲周公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歴陳文武股肱之盛復嘆息告召公肆其監于茲勉其視此而自彊也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者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也迹夫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其休豈不可喜固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不可懼固當有以保之茍欲潔其身而不為

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硜硜然狭隘之甚矣告君乃猷裕者告召公勿狭隘欲去盡謀所以寛裕者可也鄭氏謂召公不説似隘急故令謀於寛裕是也盖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没者未嘗無翩然舍去之意况召公親遭大變破斧缺斨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耳一旦政柄有歸方欲償前日之志而反不得遂焉此所以鞅鞅不悦也是則然矣盍諆所以寛裕者乎誠寛裕其心遠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展布四體為久大之規摹則向来勸厭急狹之病自融釋於平寛之域矣我不以後人迷者周公言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亂此盖自言其所以不去者而亦以勉召公也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兹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章舉文武所以命召公者以感動之也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朂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者前人文武也文武布宣其心乃悉傾倒以命汝召公置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根極其命之辭則曰汝明明勉勵以配偶輔佐王者命之大如此為召公者在至誠服乘此大命不可失墜今而遽去則是墜此命而非乘此命矣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又追文王之殊遇以感之召公縱不為成王留

不為周公留盡亦惟念文王前日眷遇之厚德為我周家大受無窮之憂責乎想召公聞斯言必竦然動於中矣洛誥周公之復留實以文武之故今召公欲去周公復舉文武以感之非惟周召一心而文武所以使人惓惓於再世之後周公父子兄弟間固不待論而召公之為此身老而不敢言歸則其待大臣者亦可得而推矣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朕允周公言凡所以告召公皆我所確信允當而不可易者非苟言之也保奭呼其官而告之也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者深勉召

公之畏天也是心不存則雖前日天降禍於殷覆轍未遠猶不知省其用力於敬為我監觀殷亡之大亂以此之故念我天威之可畏而于時保之是心存則天威蓋凜然矣監殷召公所自監而謂之以我者以周公之重而敦勉之也召公成德之彥其操存者熟矣牧野之事寧有遺落而忽忘之乎蓋心不可有所倚當其欲退之心重則心倚於退矣倚於此則遺於彼此周公所以大儆之以操存之功也然召公所謂

不存者豈若常人然哉亦毫釐之間耳惟周公能見之惟周公能治之當其相與語微有不寛隨以告君乃猷裕開之微有不存隨以其汝克敬斂之開斂於眇忽將形之際是以洙泗鑪錘之妙而用於豐鎬鼎鉉之間何其盛也周公復言予不信惟今日若此告諭予固每惟曰所以念天威而保之實因我二人豈可舍去蓋嘗問汝汝之見有合於此哉其不合於此哉汝則言曰誠在是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盛福

禄曰增惟是我二人將不能勝盍相與避滿盈乎其汝克自敬德益加抑畏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啓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欲去也若他日天下廓然無事則在汝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超然肥遯吾不汝禁今豈辭位之時乎周公復歎息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功緒既見要當終之故我欲咸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孜孜勉勉必至大冒海隅出日之地無不率服惟上所

使然後始厭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丕時可以讓於後人而去也其後召公歷成康而猶未釋大政豈非念海隅率俾之語而自視常歉然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周公告召公我所以不順汝欲去之意乃若此多誥諄複而留汝者予惟用閔于天之於民欲生養之蓋甚艱難今方有端緒召公乃舍去而不肯成就之是誠大可憫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周公深見於

此故見賢者欲去民將不得遂其生則為天憫之也前以文武留召公今以天留召公意益切矣召公其敢不留乎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兹往敬用治

召公之欲去也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所可保也此其欲去之根故卒章復深言民情難保以警之歎息而謂召公惟乃踐歴諳練之久固知民之德

亦罔不能厥初今日之罔尤違蓋亦易事惟念其終則難保而可畏耳其祗順此誥思保民之難往矣敬用其治不可易也此召公已留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也然洛誥周公之留則有酬答載於簡册此篇乃無召公肯留之語蓋召公之於周公猶顔子之於孔子之不違如愚其領受之意固見於眉睫之間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六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宋　時瀾　撰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文王之隆而蔡叔以囚蔡叔之囚而蔡仲以封安或生危危或生安二類相召也

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嗚呼孔子序書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周公之囚蔡叔豈得已哉叔未死之前周公之心所謂庶幾改之

予曰望之者也豈忍遽必叔之不能改哉叔既没矣此望絶矣於是以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於叔者併施之於仲命諸王以封之蔡焉書曰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嗚呼何其深見周公之心也

惟周公位冡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徳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冡宰首六卿而緫百官天子之相也周公以三公而

下行相事者也周制每以三公兼六卿抑有深意焉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矣三公論道六卿則行道矣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源委於一體可離非道也史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主少國疑之時冢宰之位乃社稷生民之根柢也是位一揺則天下岌岌乎殆矣今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三叔乃流言倡亂以揺之豈周公一身之利害哉是乃欲傾覆文武之社稷塗炭四海

之生靈得罪上天得罪宗廟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而私也象之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耳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天下之安危矣雖欲遂友愛之心於三叔不可得也心一而位殊也乃致辟管叔于商者始禍造亂不得而赦致云者有重之難之意所以深著周公之不得已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者蔡叔之罪次於管叔故不殺而囚猶從之以七乘之車則異乎凡民之縲紲者親親之

恩也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者霍叔之罪又次於蔡叔故不囚而降編於民伍甫及三年而復其國也於蔡叔霍叔每求其輕是以知周公之於管叔亦欲求其生而不可得也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者周公蹙然於三叔之刑友愛之情鬱然不舒幸而蔡仲能用敬於德則亟擢之雖為官擇人亦以少釋此恨也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者蔡叔迷復不反雖命其子於王還其舊封而吾心終不滿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命書之辭雖稱成王之命實周公之意也率德率文王之德也改行改蔡叔之行也於善云德言其實然於惡云行言特所行之過而非中之實然也蔡仲生於憂患監祖懲父是能慎其道而塗轍不差也審所

擇者也肆故也以其能慎厥猷故予命爾侯于東土
戒以往即乃封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爾尚蓋前
人之愆惟忠惟孝者周公以凡弟為體不忍蔡叔叛
亂之愆播於天下其心愧恥若撻於市欲亟掩覆之
而不可得故望蔡仲庶幾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不
忠不孝乃蔡叔之愆苟其子能反其道子之新善著
則父之舊愆庶乎其掩矣仲之勉於忠孝豈特蓋叔
之愆亦以解周公之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也爾乃

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者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厥子孫仲乃一國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實繫焉盍進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不怠以垂法於後斯須之怠則流弊或在於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源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者文王之常訓固仲所當率也蔡叔之違王命仲克庸祗德若不必戒也而猶戒者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周公視兄弟子孫薰然慈愛惟恐有毫髮之傷不幸三

叔連叛傷公之心多矣兄弟子孫之間豈堪有再違

王命者以重傷公之心乎故仲雖不必戒而必戒是

乃周公哀痛創艾之至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

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處安樂者病於肆處憂患者病於拘不幸而過寧拘

無肆然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蔡仲生長於叛亂

幽囚之中雖動心忍性克庸祗德豈無或過於拘者

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此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也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迫蹙而不敢騁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天人無親無常至公之理於斯可見仲盍鑒此而日新其功乎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言善惡

殊塗同歸之理以開廣之也凡曰為善質文異尚而歸治則同凡曰為惡彊弱異態而歸亂則同仲之率文王之德改蔡叔之行兢兢乎其甚謹矣故使之大其心而廣之博觀萬善隨其時乂奚獨率於文王並戒萬惡絶其本根奚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洪矣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凡弟康濟小民建國之始圖事揆策必審其始而思其終終始具舉

然後可久可大而不至於困徒慎初而不思厥終則終至於困窮雖蒽然憂懼猶無益也有始斯有終理本相對實未始在於始之外所以不見者特思之未盡耳惟云者思之之謂也語以慎始而復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者告之以諸侯之職也勉其所當為之績欲其無邀功生事也睦其四鄰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是二者乃所以蕃屏王室和協兄弟也茍

邀功結怨社稷將傾況能翼衛王室而不失兄弟之懽乎康濟小民者民惟邦本康濟之政必下逮於至微至弱然後可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是乃所當懋之功績諸侯之職畢矣觀策戒蔡仲之辭則周家所以示德意於諸侯安靜鎮定之規摹可槩見矣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奉王室待諸侯撫小民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自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也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邦者所當謹守而已不可作其聰明而變亂之也大抵舊章平實久大例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焉不作聰明則天之德也茍作之則非天之聰明特沾沾之小知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所以戒其出於已者也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迎刃立決顧盼生風似若

可喜然忽畧踈快動皆愆尤凡讒説姦言曷嘗不乘其勿遽之時而入乎惟詳其視聽則定而後應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望洋而不敢進故詳者乃聽覽之大法也苟惟不詳豈能不以側言而改其法度乎規矩法度未至於樂循理則常若維縶而側言乃解其縶而縱之逸樂之場故從之也經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所以戒其臨於人也兩者交盡則不負分茅胙土之意而為天子所嘉矣復嘆息而

飭其往申之無荒弃朕命之戒以蔡仲恂恂祗畏豈荒弃王命者盖地之遠也時之久也敬或有時而衰焉將行而復戒之所以俾其著之於心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淮夷與奄成王之時盖皆再叛大誥周公東征固已序淮夷之叛矣此序復云成王東伐淮夷是再叛也多士固言昔朕来自奄矣此序復云成王遂踐奄是

亦再叛也踐滅之之謂也將復遷其君于蒲姑者按孟子周公相成王誅紂伐奄則奄實濟紂之惡武王之時既用師矣至是蓋三加兵於奄也長惡不悛故不得不遷以變移之將遷而先告召公有以見周公於軍國大議未嘗敢專非惟善處同列蓋股肱心膂自應一體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七

增修東萊書説卷二十八　　宋　時瀾　撰

周書

多方第二十

自大誥訖于多方所以經理殷民者何其勞也葢商家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在民者深而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奔播竄匿幸灾伺變者尚多有之不幸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造禍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内難之隙三者參會故其為譽鴟張蟠結而不

可解當斯時也非周公之忠聖勤勞亦曰殆哉雖然是固周之不造而實則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傷生伐性者一不敢萌焉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蓋以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與多士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為略多方既踐奄而徧誥庶

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詳宗周謂鎬京王者之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盖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多方周公以王命誥者也史之記載先曰惟五月丁

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何也示有所統君臣之大義也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多士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嘗居攝稱王以啓王莽之亂其亦未嘗深考於此邪猷告爾四國多方而繼之以殷侯尹民者雖以道徧告四方而意則主於殷民故復挈嘗為殷侯長民者而告之也殷侯謂武

庚前此則殷稱王後此則殷為宋遷洛之衆不能悉至鎬故呼嘗為武庚長民者使致告於其衆也主於殷民而徧告四方何也三監之叛淮夷與奄相顧而起則其驅扇者廣矣今雖平殄然餘邪遺疾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也於是渙汗大號歷敘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國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絶其根者盖在於是兵寢四十餘年之盛其亦訓誥之助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周之革殷乃奉天命之公非私取之也我惟大降黜爾殷命公天之罰明白正直未嘗有纎芥覆藏蔽匿

之意爾多方殷民蓋罔不知之矣天命至公至明如此爾武庚爾頑民尚迷不悟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謂大肆其圖度校計以求天之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也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於是上引歷代所以失天命受天命之明證以示之桀之惡上通於天惟帝降監感于有夏譴告而警動之有夏誕厥逸不肯慼

言於民言天譴愈甚桀惡愈長方且大其逸豫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憂民之實乎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者言桀逸豫順長乃至于大縱淫昏天理曾無暫開之時凡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勸則孳孳勉欲罷不能之謂也雖閭巷之人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此即所謂勸于帝之迪惟其介然之蹊旋即湮塞所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則終日昏酣未嘗

發見天理或幾乎息矣乃爾攸聞者警之以桀之自絕於天汝所素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圖帝之命謂不順受帝命而以私意圖度之是逆天也蓋與武庚頑民同病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之命反抑塞民之生理何異却行求前乎麗民之所依蓋其生理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紂一皆抑塞遏絕之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也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者

原其亂因蓋始于內亂甲始也妹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者言桀之心既蠱惑自應悖虐不能善承有衆自應不能大進於恭而大進其舒慢以侮虐斯民自應專擇夏民貪叨忿懫者欽崇尊尚之同惡相濟以戕虐邦邑生於其心其流必極於此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桀既暴虐失君德而不能主民矣故天惟時求民主

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合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者天命湯代夏刑滅其國天之不畀於桀者大矣然非天大絶之也桀之絶天者大故天之絶桀者亦大有是形則有是影影之小大隨其形未嘗有毫釐之加

損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者義民
知義之民也桀之世四方其少君子哉顧其三宅無
義民則所任者皆不義之人矣義民在下素志不伸
雖多何補故周公慨嘆桀以爾多方之義民藹然輔
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永受衆多之
服享猶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深哀之也惟夏之恭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
大不克開者言桀既有義民不能用則所謂夏之恭

多士蓋皆叨懫之人前章所云日欽者也彼既以姦惡為桀所尊用豈復能明達不惑保養斯民乃相胥專播其虐于民民被其虐甚至於凡有所為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四向皆窮如抵墻壁所謂至於百為大不克開也民窮如此安得而不變乎凶德相濟所以益速桀之亡也言雖指桀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怵然內愧其顏有泚何周之敢怨乎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者簡擇也當是時民方擇君故也湯所以能以爾多方簡代夏主民者其道豈有它哉謹其所依而已前章不克開于民之麗者言民之所依也此章愼厥麗乃勸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君之所依所以為勸民之本徒善其外而不謹其中心之所底麗依止蓋未有能動者厥民所以儀刑觀法者亦用此而競勸感之非自外也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徳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者言商傳世之多要皆不失其所依明德慎罰正指君之所依也明德德之實也慎罰仁之發也君道依於明依於仁而已商傳世之君德固有淺深然大畧不失所依亦皆能用以教化勸導斯民其刑其赦亦皆能用以勸民赦而民勸之猶可也刑使民畏耳亦克用勸則有默行於刑赦之間者矣蓋所謂明德慎罰之本而君之所依者也每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

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者

多方雖誥四國而主於商民則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

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

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之成命而亡之是誠可憫惜也

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業之大紂

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

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序嗚呼於王若曰之上蓋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又所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複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預

憂來世傳疑襲誤盖有竊之為口實者矣故於周公誥命之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别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者言天未嘗用意棄夏商乃二國自絶耳教之以自反而不怨天也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者言孽非天作乃紂自作此章論夏商二國乃惟皆指其自作之孽也紂以爾多方之衆惟意所適大肆淫泆不順天命而妄圖度焉凡人欲之作天理之逆皆是也

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方惡之未熟也大者則傳道之至於瑣屑者猶未暇舉焉至於肆欲逆天其惡既熟則民不堪其虐無復諱避雖瑣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是民既弃之矣天固不得而不弃之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者集乃積集之集享乃享國之享治世之政聚其所以興所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滅所謂不集于享也桀圖其政既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邦代之

豈非桀之所自取乎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者商覩代夏爲紂者可以永鑒矣反於桀之淫逸而又加其逸焉所謂逸厥逸也言罪浮于桀也不蠲不潔也紂圖其政無非穢濁不蠲日進長惡既極故天降是喪亂焉又豈非紂之所自取乎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者言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絶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

狂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者通明之稱周官列六德以教民而聖居一焉則非大而化之之聖矣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之者也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斯所以皆謂之聖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通其機惟在於念與不念之間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孰禦哉惟有可改之理故天以商先哲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依

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紂乃大為民主肆於民上曽無少善可念可聽然則天絶紂乎紂絶天乎周公知天未遽絶紂可也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也我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静久速極於著察故明數其年謂之五焉此葢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説者乃牽合歲月以附其數亦舛矣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紂之改終不可待也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禨祥譴告之威開發其能受眷顧於上天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獨我文武克享天心故眷命集於周焉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者言其所以受上天眷顧之實也得民者得天之實故前章論夏之亡必本於不克靈承于旅而文武所以得天者亦惟曰靈承于旅而已民承君者也君於民衆亦謂之承者

民可近而不可下也承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撫循融融乎其善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德之為重舉者莫能勝也文武之於德能勝而用之則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眞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文武温然承其民毅然舉其德是誠可以主大衆膺大任而典神天之祀矣故天之所助有加無已式教我用休簡擇而畀以殷命尹爾多

方焉天蓋不言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蓋深諭天下以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哉乃無一能當天之眷顧者今天既命我有周而定于一矣猶洶洶然不靖欲何為也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姦雄之情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由大誥而至於是篇周公之誥亦既多矣憂其瀆而

玩也故明告以自今我不敢復多誥惟大降黜爾四國民命而殄滅之言告諭不可多得而威罰將行亦以大警之也既曰不敢多誥矣自是而下訓誥猶繹絡而不絶焉於是見周公之惓惓斯民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者教之以誠實寛裕各安於其國也惟詐故迫惟忱故裕險詐者躁擾而不安其位斯其所以迫也誠忱者平寛而不願乎外斯其所以裕也使三監淮奄之屬誠知所謂忱裕者則于爾多方自

有樂地豈至於行險儌倖哉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者介猶賓介之介相助之謂也天之所廢不可輔天之所興不可毁相扇而扶持已滅之商逆天之命者也夾輔而助治方興之周享天之命者也其别如此曷為而不知所擇乎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熈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静爾心未愛者言爾前日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久矣今爾猶且得居爾宅耕爾田爾曷不思我周家之

大造順我王室各祇天職以共廣天之命乃相啓迪教誘以屢為不靜乎反覆背恩一至於是使他人論之殆將裂眦切齒不勝其怒矣周公乃從容而曰爾心未愛盖傷頑民累于滅亡之禍必其心未知自愛而然是深可憫惻而已淵乎天地父母之心也復敘其前日不自愛者爾乃不大宅天命謂其不安天命而妄動也爾乃屑播天命謂戕滅天理雖瑣屑之僅存者皆播弃而無孑遺也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謂既自作不法乃圖見信於正甚言其不自反也我
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如大誥多士之
訓如東征踐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乃有不用
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者降爾命謂前日黜殷
遷奄之命若猶不循省悍然不用我降爾之命則固
將大罰殛之不可望如前日之恩貸也此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而欲蕩搖爾民人乃惟爾自作孽以速
辜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頑民不自

省己之屢叛屢起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遷徙討伐為不康寧不自責而責人此其所以為惡也故每提耳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開諭既備故此章勉長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焉始告多方而復云殷者雖誕告萬方而所主則殷也次告多方而不云殷者例已見前而不必重出也盖皆歴敘天命廢興古今成敗是冝天下共聞之也此章專論勞來安集商民之事告殷多士可矣而有方多士何與焉復兩出之何也盖告天下以安集商民之本末使知其甚厚不薄也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者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乃周公君陳畢公之職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凡殷多士有職於成周共長治新民者也遷商民之時就拔其儁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於驚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告新民爾奔走服從臣於我監今既

五年不為不久矣於惟胥伯多正之屬亦可各相體悉展布四體而竭力於事矣罔或尚懐危疑偷惰而不能事也臬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新民自作不和與其室不睦者爾惟悉心而和調之再言爾惟和哉者勉之以勞來不怠也爾新邑既皆和調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教化能明則爾始不負其職而可以謂之克勤乃事矣前既

戒以罔不克臯故繼之以克勤乃事之實也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者復告胥伯多正以舊染汚俗凶德實多誅之則不可勝誅化之則不言而化爾其庶幾寛綽厥心不忌疾于凶德反循其本亦則以穆穆和敬之容端居爾位以臨之則有孚顒若凶德蓋潛消於觀感之際矣人情未定釁端亂隙每藏於隱微必能閱視周覽于爾新邑謀於其細以絶萌芽憂悔吝者存乎介蓋細微

之謂言各有主與此篇介賚不相襲也穆穆在位儼然無為而防慮如此其密體用盖不偏也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者既教之以長治新邑終勉之以自是洛邑尚為永久力田之計安土樂業無它覬覦則天將畀與哀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乃事大官大職吾何愛哉有服列於大僚不

難至也多士序商民怨周之辭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繼以大義裁之此篇復以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為勸何也爵位者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二篇予奪不同可以見周公御商民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

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爾多士苟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相告以不享汝矣已則不忠於君而望民之忠於已可乎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下之奉上謂之享見於洛誥詳矣天之明威凜然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乃放逸頗僻大弃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為天吏將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

離逖爾土蓋不得而私也後世或以刑賞為霸政而非王者之事今觀周公之待多方先之以介賚之賞後之以離逖之刑申勑明著炳如丹青周公豈亦霸者乎然則果何以為王霸之辨也曰周公之所介賚天之所畀矜也周公之所離逖天之所罰也而周公何與於其間哉其視霸者區區小信邀民以利驅民以善者大不侔矣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周公前既告多方以今我曷敢多誥矣懷不能已猶復諄諄故於誥之畢以王命誥之曰我不惟多誥惟祗告爾命言我豈獨專為煩言贅語者惟敬告爾以今日之命誥而已自今以往此誥眞不可復得矣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者蓋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官特書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

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而溢於簡冊也時惟爾初言前日愆尤一皆洗滌咸與惟新是乃汝之初自此可以洗心為善矣茍不能敬于輯睦和平之道猶復乖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其意亦懇切矣商之頑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反商政之時是其一初也不能自此更始而為三監之亂則既失此初矣周公遷頑民於洛式化厥訓是又其一初也復不能自此更始而迪

屢未靜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誥反覆詳盡明諭以時惟爾初復與之作始是又其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彼雖冥頑茍非木石寧有不動者哉

增修東萊書說卷二十八